

# 石头深处是吾乡

□伍水清



我家住在21℃的城市,黔中安顺。这里不仅有好山好水,更有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别样风景。有首歌很好听:“有一个美丽的传说,精美的石头会唱歌……”来到安顺的游客,都说“这里的石头会唱歌”,歌声唱给那岁月幽深的流水听,唱给深峡峡谷间的晚风听……

地处云贵苗岭脊的安顺,崇山峻岭,一座山连着一座山,其中许多还是高大威武的岩山,名曰“喀斯特”,这里盛产石头。各种形状不一的石头,经过技艺高超石匠的手,摇身一变就成了石锤、石缸、石磨、石板路、石板桥、石板房,连房子的瓦片,也是石头做的,再进一步就演化成了千年的高荡布依古寨,矗立600年的云峰八寨古建筑群,它们见证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工匠的智慧,又诠释着石头王国的百变魔法,神奇又浪漫。

我的家乡,是一个叫石头寨的地方。能叫做“石头寨”,自然有许多石头,家乡的村寨寨,处处都能看到以石头为主题的杰作:脚下踩着的小道是一块一块石板铺成的,乡亲住着的房子是一个一个石头砌成的,古老房屋前放着的水缸、磨、春,都是由石头打磨而成。

穿行在家乡的石头房屋,脚下踩着古老的石板路,一阵夏雨过后,石板被

冲刷得干干净净,泛着青色的光,岁月的悠长已把原本方平的石板磨得坑坑洼洼。深深浅浅的印子中,记录着祖祖辈辈的足迹。这些石板经过岁月多年的磨练,早已没有了棱角,像是一个历经人间万般苦难的老人。石板路的两旁,矗立的是古老的房屋,泛黄的墙壁都是石头砌成的,一块块形状不一的石头,通过有序的堆砌,层层叠叠,竟不知不觉垒成高高的石墙,许多石墙虽已涂满了岁月的痕迹,但第一眼望去,给人的感觉,是透过骨子中的“坚硬”,任风吹雨打。

一路走来,我们看到的这些石头路、石板房、石板墙,他们用的石头多数来自村庄后面的岩山,这些石头原本与岩山紧紧连接在一起,高耸林立的岩石,在月光下泛着青冷的光,傲视山脚一切。而且这中间许多作为房屋地基的岩石,多为花岗岩,坚硬无比。

但我想,再硬的石头,其实硬不过一个民族的灵魂。

这些原本长在岩山上的石头,在悠长的岁月里经历无数风霜洗礼,依旧坚挺,但它们终究抵不过我的布依族祖先们的勤劳与智慧。这些坚硬无比的石头,通过我的祖辈们的手,竟然被修整得四四方方,服服帖帖,有的被砌成了房

屋墙壁,有的被盖成了瓦片,有的甚至心甘情愿地躺在地上变成了石板路,让我们无数后辈人的双脚踩来踏去。

采石头来开路,开路后继续采石头,坚硬的石头,可修成方,可磨成圆,可以做成任何祖辈们能想象到的生活生产工具。想到这里,我内心里不得不佩服先辈们骨子的那种比石头更坚硬的韧劲,因为他们对大自然的不屈服,对遇到的困难不退缩,加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,硬是让冰冷的石头绽放出生命的光彩。

与石头相关的还有我的父亲,父亲10多岁时就与村里的老石匠学艺,后来成为村里有名的石匠,一辈子与石头打交道。他要到山上把这些坚硬无比的石头从山上开采下来,再把这些顽石敲打成打磨的石臼、碾米的石磨、春米的石碾、建房的地基、修路的石块,甚至纪念祖先的石碑……最终换成裹腹的食粮,养活全家老小。在每一次与石头的“抗争”中,随着父亲手中的铁锤敲打钢钎,石末纷飞,一块块形状不一的石头,变成或方或圆、或长或短的石料,空气中飘着呛人的粉尘味儿,父亲就在这种与坚硬石头的“抗争”中,走完了他的辛苦一生。

再走进村子,随着机械化开采、打磨技术应用和农村生活工具的更新换代,见到如父亲一样敲打石头的石匠少了,我见到更多的,是一群拿着针线在布上织画的她,她们中有年过八十岁的老奶奶,有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,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,几乎每家每户的门口都有一人,手指挥动着手上的针线,正如过去的石匠挥动着手上的锤子,她们同样有着比石头更硬的韧劲,一样怀揣着工匠精神,通过灵巧的双手,一针一线,勾勒出的各种人物、动物、花草图案,栩栩如生,最后变成民族文化的瑰宝,绣出世人为之惊叹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“布依蜡染”。

走在村中,触摸这些老屋的石墙,我似乎听到百年历史的回响。紧接着,走进乡亲的家中,触摸悬挂于石板房中的蜡染衣裳,刹那间,我似乎感觉到一种叫时间的东西在指尖传递。

抚摸着这些坚硬的石头和柔软的蜡染衣裳,我仿佛触摸到了布依族人民敢于抗争、不惧困难的精神。我想,游客来到安顺这座21℃的城市,固然是为了好山好水,一任思绪信马由缰,获得身心的放松与愉悦。然而,透过所邂逅的地方风物,进一步感知到富有勃勃生机的精神力量,镌刻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文情怀,才能得到更加深刻的获得感幸福!

## 徜徉乡间寻乡愁

□吴学思

21℃的城市,向来不缺和煦的风,叮咚的雨,炎炎夏日之中,和风细雨过境,令人通体凉爽,更通过自然之力点亮山水景致,让浓浓乡愁在其间弥漫升腾。

和风细雨吻过的金土村,山青、水碧、岸绿、景美,此刻入村探访最宜人,我与屯堡风物和屯堡村民邂逅,深感这座被古韵乡愁萦绕的传统村落静美如斯。金土村距安顺城区约45公里,是西秀区刘官乡下辖村,建村600多年,村民大多是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、调北填南的军民后裔。

漫步金土村,传统与现代相融的屯堡民居大多背山邻水而建,村落东南、西面的葱郁丘陵各自相连,中部黑秧河水自西向东汇入那江河,河的两旁,千亩竹海风过沙沙响的盛景令人神往,近千亩水田耕地沿东北、西南两线铺开,村民们忙着耕作……眼前,一幅山环水绕、田舍相间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诗意田园乡村图景徐徐展开。

抵达目的地,起初名叫竹林屯,穿过刻有貌似“寿”字纹的石拱寨门,几座石(砖)木结构的传统屯堡院落进入视野,这些承载江南传统民居特色的三合院、四合院大多建于清朝至民国初年。漫步在偶闻鸡鸣犬吠的徽派建筑巷陌里,轻抚石墙、石凳、木门、木窗、木柱,仰

视垂花门楼、木雕花窗,给人宁静悠远之感。而往来客气打着招呼的屯堡人,乡音未改服饰依旧,仍坚守固有习俗,不由得感受到,“大明遗风”早已被时光凝固。

拾级而上,跨入大朝门上雕刻着“福寿”两字的任氏老宅,一个古香古色、气派幽静、四合院映入眼帘。环绕院中,石墩、木柱、木对联、寿匾、花窗比比皆是,窗棂上雕刻着“龙凤呈祥、喜鹊登枝、鹿鹤衔芝、喜上眉(梅)梢”等象征吉祥如意、喜庆顺遂的精美图案,镂空、浮雕等独到的雕刻技法于生动中见雅致;而“森逾古稀”“共祝遐龄”“祇园宛在”三块寿匾,据说乃清末民初贵州名流任可澄所书。几年前,此宅成为西秀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古屋主任登选已入耄耋之年,据他告知,这座院子建于清代,院里住过五代。盯着木门上的“渔樵耕读”图,任登选袒露心声:几年前,儿子一家搬到新房住,就剩他和老伴住在老宅,守着祖业和祖训。村民任小安的旧宅子,也保留着雕刻精美的垂花门楼,印记斑驳,颇有沧桑之感。入内探访,眼见屯堡“守艺人”、57岁的任小安独坐柜前,编织着自家的幸福生活。与古竹林相伴久了,金土村的村民擅长竹编。农闲时砍些水竹来,编些生活用具。生活

就是这般质朴!

金土村有传统民居80多座,但随着村民逐年迁至新居,失于管护,部分建筑亟需修缮。尽管如此,金土村的人文古韵仍然厚重悠长,还保留着永兴寺、玉皇阁等古建筑,以及画马岩、金齿雕刻、古树、古井、古桥、古驿道等历史文化遗迹,共同见证金土村走过的悠悠岁月。

谈及家史源流、家风家训,73岁的村民王政平很自豪。“我们王家祖先是明朝调北填南时来到这里的,传了十七代人了……我们家以耕读传家,倡导家人积德行善、孝老爱亲。”王政平是金土村金齿地戏队队长。改革开放后,他从前辈肩上接过传承屯堡地戏的担子,重组地戏队,将“残唐五代”地戏发扬光大,维系戏脉。多年来,他带领地戏队数次参加省、市、区级活动演出,颇有些成就。但他自知跳不动了,村里10多名队员,最年轻的68岁,他希望,能有更多人关注并加入地戏队,把有“中国戏剧活化石”美誉的民间戏曲传承下去,为黔中文脉传承赓续出一份力。

“画马岩”在金齿村东南面2公里处,离地面积约七八米的岩壁上,红马前蹄扬起,好似奔腾,惟妙惟肖,岩壁上明万历年间的题词已模糊不清,甚是可惜。对此

岩画,有个古老传说——很久以前,岩壁前有大片麦田,村民发现一段时间里麦子被偷吃,于是月圆之夜藏而抓“贼”,见一色彩各异的骏马从天而降奔入麦田吃麦子,起身欲捕时,受惊马群慌而逃向岩壁方向,遁入岩石不见踪影,翌日惟见奔马岩画——传闻岩画原有红、黑、白三匹马,或许常年受风水侵蚀,仅余形单影只的红马,让人为之叹惋。

寻访的脚步,停在古井旁,大片稻田和咕咕的耕田声,足以游目骋怀、陷入遐思——在这里邂逅古村旧时光,也看到村民生活新风貌,时光继续,岁月安然,所谓岁月静好,大抵如此吧!作为记者,此行知晓重要信息:刘官乡将坚持“在保护中发展,在发展中保护”,抢抓编制规划契机,保护好自然和文化资源,注重“内外兼修”,扮靓“颜值”提升“气质”,助力传统村落“活起来”。

我听得入了神,思绪沿乡间道路延伸,不觉又有清风袭来,带有谷物清香,仔细想来,在安顺这座21℃的城市,惟有想方设法把传统村落保护好、建设好,既传承过往又衔接现实,点亮自然的“景”,留住村庄的“根”、守住文化的“魂”,鼓了村民的荷包,顺了游客的念想,才能让“看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美好愿景照进现实。

## 倾听历史的呼吸

□李伟

我与安顺的缘分,是因为工作。在这座21℃的城市,收获了当记者的快乐,辛勤努力的认可,以及一生所爱。

一转眼,从六盘水到安顺工作两年了,期间虽也多次走访天龙屯堡古镇,都以工作为主,匆匆忙忙,来不及仔细畅游,内心渴望用手触摸那一块块被历史风化的石头,希望脚步走的慢一点,用眼睛代替相机,用心用情去认真体悟。

趁着时节正好,带着旅游该有的心情,去一趟天龙屯堡古镇,看山看水,看一栋栋石头房子;走街串巷,走一条条斑驳老街;听一段段故事、赏一场场戏曲、遇见带笑的屯堡居民,感受600年的历史文化——被时光凝固的大明遗风。

五月的阳光,和煦温暖,一并带来惬意悠闲,落在行人的肩上,传递着这份惬意悠闲。在天龙屯堡古镇,来来往往的本地村民,脸上没有焦虑,石头为凳,绿树遮阳,随处表达着“贵州人的松弛感”。我想旅游如果需要有一些目的,那么,去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,应该被列入旅游目的之一。

走进天龙屯堡景区,石头墙上石头瓦,石头墙下石头路。石头铺就的古街穿村而过,留下了万千行人的脚印,沿着石头街向深处走去,两边的老房子古朴而斑驳,屋檐下红灯笼随风摇曳,把悠闲的画面感送入我的眼帘。停步凝神,分明感知到,能听到历史的呼吸,感受那份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景区人口不足百里的地方,有个四公亭,立着四块碑。记录的是人黔的四位始祖,姓氏分别是张、陈、沈、郑,均为明朝屯军身居要职的官员,因为一道征战结下了深厚友谊,后来结为异姓兄弟,并且都与征定为名,分别叫张征定,陈征定,沈征定,郑征定。征定就是平定战争的意思。看到这处亭子,一些家国情怀的思绪涌上心头,古人征战几人回?豪情落地也生根。时代推着人往前走,我们是否也顺其自然,不曾回头看,丢失了纯情和侠义?还未来出个所以然,一抬头,便看到“沈万三故居”。

对于沈万三的形象,还一直停留《聚宝盆》里张卫健饰演的角色,知道他头脑灵活,是做生意第一流的好手,富甲一方,却从没想过沈万三在天龙屯堡古镇也有故居。通过介绍了解到,沈万三晚年被流放云南,一路流浪,在天龙屯堡中居住了一段时间,而沈万三故居中并没有珍贵物品的陈列,只有一间简单的小房子,单看此处故居,却怎么也无法和那位富可敌国的大商人联系在一起。

人生起伏,世事难料,我想,惟有把握今时今日的风景,才有更充足的动力,去看今后的日出日落。

走出沈万三故居,顺着石板街继续往前走,在名为“驿茶”二字的亭子内,身着凤阳汉装的屯堡姑娘们坐在里面闲聊,她们的脸上挂着淳朴的笑容,那笑容仿佛会传染。天龙屯堡除了是一处屯军之地,还是一个重要驿站。时逢征战,加上贵州的瘴气,来到这里的人就容易中暑生病,驿站的人员就煮制一大壶生津解渴、避暑驱寒的茶水,供送信和来往官员饮用,提神醒脑,消暑解乏,当真是好物!

拐过驿茶站,是一条笔直的石头路,两旁的老房子依旧是石头墙、石头瓦,靠右边有小桥流水,水流不大,但是为整个古镇带来了灵气。

往前走一段,有一棵大树,树上挂满了红丝带,树下有一块石碑,碑上四个大字——叶茂思根。据了解,该碑立于2002年的七月半,过中元节的那一天,有南京人到天龙屯堡古镇寻亲,在朱元璋的坟上捧了一把泥土埋在这里,为此立下了这块石碑,以思念自己的亲人。我们中国人一向守礼义、重亲情,家乡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。寻根问祖,落叶归根,更是华夏民族永远抹不去的一种故乡情结,而这“叶茂思根”也反应了移民后代思乡的情义。

叶茂思根碑周围要比其他地方宽阔不少,如果说“驿茶”站是屯堡姑娘们的聚集地,那么在“叶茂思根”石碑小广场处,就是大爷们聚会、聊天、晒太阳的小天地,大爷们或杵着拐杖靠着大树,或坐在围着石碑四周的石柱上,或坐在从家拿出的凳子上,有两位大爷更是坐在自己的轮椅上,这样一群大爷,谈论着家国大事,也谈论自己的平生过往,过往的游客也习以为常,如果上前和他们聊上几句,他们会把天龙屯堡古镇的故事给你细细道来。

继续前进,在笔直石头街的尽头,是天龙学堂。该学堂始建于1907年,是清末武举陈日瞻号召村民集资创办的。学堂保留了江南一带的建筑特色,格局为典型的三合院,并采用石木结构。进入学堂可见两棵大树,左边是紫薇树,右边是桂花树,象征紫薇高照、蟾宫摘桂,是对学子的一种深深的祝福。学堂在我的心中一直是比较神圣的地方,驻足天龙学堂,抬头环视四周,然后侧耳倾听,仿佛能听到了学生们昔日读书的声音。

穿过天龙学堂,沿着石头路向右拐,蜿蜒的街巷两旁,古朴的石头房

内住着许多村民。在村民自家屋檐下,有一排石凳,三三两两、身着凤阳汉服的屯堡姑娘闲聊中不时发出质朴的笑声。

游天龙屯堡,怎少了感受非遗文化——地戏表演。在天龙屯堡古镇村民宅深处,有一处景点名为演武堂,一栋四方形的院子,两侧是木质小楼。演武堂在明朝属于演习武艺的场所,而现在,在这里能欣赏到原汁原味的地戏表演。

“咚咚咚……咚咚……咚咚……”随着锣鼓声有节奏地响起,一场屯堡地戏《三英战吕布》在演武堂上演。游客坐在长凳上,拿着手机全程录像,不放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。许多游客可能和我一样,听不懂他们唱什么,但是能从面具中认出演员角色,加上对表演故事有所了解,所以,对于台上的表演能够明白七分,剩下的三分留给想象。10分钟的地戏表演赢得满堂喝彩,待游客们散去,地戏演员们在后台卸下面具,换下服装,喝上一口清茶,闲聊起来。

走出演武堂,脑海中还不断重复着刚才地戏表演的吟唱,仿佛回到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……用手轻轻抚摸石头墙,回头看看来时路,却也是工作时走过的路,但此情此景,再回首,对曾经的过往却有些难以释怀!暗暗下定决心:采访之余,我会告诉许多人,来安顺吧,这座21℃的城市,很简单!到天龙屯堡走一走,一起倾听历史的呼吸!

